

## 想到少年

文 | 小武

某个年龄，孩子渐渐多起来了  
虽然他们以前也多，甚至还要加上我  
这就像终其一生，我们很少注意到花  
很少注意到真正重要的事物。这就像  
争吵过后，忽然意识到饥饿。脆弱  
的时候，忽然哭得像个孩子。

然而，孩子并不脆弱。我的朋友刀把写道：  
本以为是我陪他走过童年，没承想  
是他陪我走过中年。这让我感慨  
却也忍不住切到上帝视角：  
姑娘不该是肥皂，孩子亦不该是安慰。

天空一无所有，除了倒垂而变形的孩子。  
比起玄武纪的岩石，你会发现成长  
只是一个幻觉，虽然时间的钝角很锐利  
有时候，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他和自己  
长久地抽一支烟，长久地来回踱步  
长久到忘记成长，那一刻值得铭刻：  
欢迎加入成人俱乐部，或灵魂灵的世界。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赞美少年，老少年曾朴  
在常熟自家的园林中，和一帮少年厮混在一起  
一个妄人宣布：三十岁后已不求进步  
另一个妄人自称：四十岁后不必再活  
少年中国的缔造者们啊，还是太在意年龄。

少年啊，我赞美成长，虽然随时间而来的  
成长，对很多人是定数。就像麦禾只是麦禾  
芦苇只是芦苇，一茬一茬的定数。就像小叶紫檀  
抑或金丝楠木，上千年所能贡献的，不过蝶几谱  
上的几页图纸，帝王宫里的几根梁柱。

少年啊，然而这也是幻觉。有时候该听听许巍的歌  
或者背点防身的格言：人生只有两天，落草的  
那天，还有发现你是芦苇的那一天。少年呵，那时  
直到完成，你永远只是在路上的少年。

少年啊，那没发现自己的，或许更多，他们  
或许欢欣，或许忧郁，或许懵懂，或许愚蠢  
都不再配享你那尊崇的头衔，他们只是老去。  
他们只是重复着少年时的模样。虽然天才也常常  
回到童年，但他们偏于创作，仿佛第一次  
降生，第一次说出：我要……

2020.6.5，于江南小城常熟

